



下五子棋

□陈云

我下五子棋，不为争输赢，纯属娱乐，确切地说，是打发时间，转移病痛的注意力。

夜已过半，万籁俱寂，我睡意全无，斜坐电脑桌旁，一手紧握拳头，习惯性地敲击麻木大腿；一手点着鼠标，不紧不慢下着五子棋……因为病痛，我的作息时间异于常人，几乎每个夜晚，都难以正常入睡，天长日久，遂成习惯。病痛发作时间大多在傍晚到上半夜，服药后，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后才能逐渐缓解。在此期间，为分散病痛注意力，不影响家人休息，我喜欢待在书房，打开电脑，进入某社交网络游戏平台，找人下五子棋，聊以打发难熬的每分每秒。

学会下五子棋比较容易，若不争胜，看棋形凭感觉随手落子即可。当然，正规的五子棋比赛是有禁手规则的，所谓禁手，即对局中禁止使用的下法，如先手黑棋禁“三三”、“四四”、“长连”等，还有专门的“定式”，如“浦月”、“花月”等，变化多端，比较费脑。而我下五子棋的目的并非追求棋艺的提升，只消磨时光，图一时之快，所以，我选择的是无禁手下法。

下棋时间长了，发现网络上的棋手蛮有意思，他们性格各异，下棋的目的各不相同，细细琢磨棋手百态，平添一桩乐事。

有不服输的。连着输了十多盘，不去找输棋原因，还继续下，结果自然是继续输。我看不下去，一退了之，另寻新的对手。

有学了点皮毛就匆忙来试应手的。大概学了几个定式，就现学现下，殊不知每一种定式的后续变化五花八门，看似简单的几招，实则有落子先后顺序的讲究、上下左右方向的不同，找不到定式的关键点，一着不慎，棋形瞬间崩溃，定式成了“定死”。

有宁愿输棋也不要和棋的。我“活三”了，对方估计大意了，没注意，不去堵，我提醒他“赶紧悔棋吧”，对方直接按了“认输”键。还有人接连输棋，明显是棋力不够，我建议和解，对方却不接受，非撞南墙不回头。这几位都蛮有骨气，颇有落子无悔君子棋德，我想假以时日，棋力定能更上层楼。

有深藏不露的大侠。我下棋久了，棋力进步虽慢，但只要对方段位不高，基本能打个平手。有次我遇到一对手，看公开数据，他的积分和胜率都不高，但功夫实在了得，我后几步棋的路数他早已料到。他的棋路上下开弓、左右逢源，到处是“活三”、“冲四”，不少招式我头回见到，从对局一开始我就疲于围堵，别无他法。对局中，对方还通过对话框时时提醒我，生怕我输得太快。这是真正高手啊，不以输赢论英雄，把赢的机会让给对手。这种扫地僧似的大侠，我很是敬佩。

也有固执死板的。大半个棋盘已落满黑白

子，还是难分输赢，且双方都已放弃进攻，以堵为主，我几次三番要求“和棋”，对方却死活不同意，直到下满225个交叉点，最终还是以系统跳出“和棋”而告终。

还有喜欢赖皮的。对局中时不时要求悔棋，一看快输了，就要求和棋。游戏系统设置了一盘棋不能多次悔棋，对方悔棋次数用完后，就要求我悔棋，要是不答应，就故意拖延时间，直到一盘棋设定的十分钟时间用完，被超时判负。遇到这样的对手，我还是及早认输，尽快离开难缠的对手，另寻下棋搭子。

甚至还有“既然我得了分，也不让你得分”的。接连输了三五盘，恼羞成怒，一逃了之。其实输一盘棋也就扣一两分，而逃跑却会被扣15分，得不偿失，纯属宣泄情绪罢了。

棋手下棋风格各异，反映出各人不同的性格特征：有不急不躁的，有激进冒险的；有率性而为的，有胸怀城府的……真是棋盘小天地，人生大舞台啊。

棋手之间偶尔有交流。我喜欢下快棋，如对方频频长考，我就会点一条催促短语：“快点吧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！”往往一盘棋下来，对话框里留下一大串“谢了的花儿”。见对方下了一手绝妙的好棋，我会不由地点赞一下：“你的牌打得太好了！”还有经常遇见问“你是MM（妹妹）还是GG（哥哥）？”碰到这样的对手，我一概作答：“我乃糟老头子是也！”对方自然不信：“老头子还玩五子棋？打字还这么快，鬼才信你！”我打趣道：“下棋能预防老年痴呆症嘛！”

有人说，下五子棋可以锻炼人的记忆力、提高逻辑推理能力、磨炼性格等等，对我来说，还有一个新功能，那就是缓解神经疼痛。凌晨一点之后，病痛已缓解大半，我关闭电脑，起身进卧室休息，入睡往往已是凌晨两三点钟。

感谢五子棋，让我在漫长的深夜还有一个适合自己稀释病痛的去处；感谢深夜陪我下棋的远方陌生棋友们，伴我度过一个个难熬的病痛长夜。

戏说耳朵

□俞亚素

啥？你说啥？啥，啥——

神奇！这几日，左耳内好似植入了一块回音壁。无论是他说还是己说，居然产生了余音萦绕的“美妙”效果。

显然，这是不正常的。突然想起以前和同事开玩笑时说的，将来年纪大了，倘若在眼瞎和耳聋之间必须二选一，你会选择哪个？毫无悬念，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耳聋。

后来，我们又扩展到和断手断脚比，和秃发落齿比，却依然宁愿选择耳聋。是的，如果人必须舍弃一样与生俱来的东西，看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唯有耳朵能放弃。

呜呼，倘若耳朵有灵，是否因此而伤悲？

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耳朵，心内不由一动，暗忖，活了四十余年，我还真没有好好地了解过这对耳朵。

耳朵，首先这个朵字让我产生了不少兴趣。朵似乎是一个量词，一朵花，一朵云，但是没听说过一朵耳。也可以组成名词，如花朵，云朵，还有耳朵。然而，无论是花还是云，都包含着美丽可爱的意思。只是这耳朵，观其形，我忍不住起身走到洗漱间细细端详自己的双耳。左看右看，终究体会不了那份美丽与可爱。横看竖看，越看越觉得这两只耳朵长得莫名其妙！想起猪八戒的大耳朵、小兔子的长耳朵，除了大小长短不一，也没什么两样啊。我用手捂住双耳，想看看没有耳朵的样子，也是怪模怪样的很。好吧，相比，还是长在脑袋两侧看起来更顺眼一些。问题是，这个耳朵的朵凭什么和耳放在一起？我脸上一片茫然。

突然，一眼瞥见了镜子前的一盒耳环，因为休息在家懒得戴。我打开盒子，挑了一副戴在耳边，顿时，这对耳朵风情万种了起来。清代李渔说，女子一簪一珥，便可相伴一生。珥，耳环也。如此说来，没有耳朵，哪有耳环？没有耳环，又哪有美丽可爱的女子？于是，耳与朵终于匹配成功。我心下甚是欢喜。

叹只叹世上总有令人遗憾的事，有些人，包括美丽的女子，光长了一对耳朵，却是个摆设。所谓无闻者，是为聋也。而聋者又往往无一例外成了哑巴。那时农村有几个哑巴，自然也是聋子。年幼不更事，看见他们只觉得好玩，喜欢在背后偷袭他们，又喜欢当面学他们的咿咿呀呀。有脾气躁的哑巴也会抓狂地来追打我们。后来渐渐地知晓人事，不由又深深地同情他们。看不见，我知道那是一片漆黑。听不见，那究竟是怎样一种荒芜的世界？

有人说，人类的很多快乐来自于听。我深以为然。我们听故事，听笑话，听音乐，听风声，听雨声，听歌声……即使不能说，光是听着，心里也是愉悦的。那么，丧失了听力的人啊，他们是不是也丧失了许多快乐？或许，天生聋哑者并没有什么遗憾，因为他们从未曾拥有，又何言失去？真正的遗憾应该是，曾经拥有，因不加珍惜，后来无奈失去。

想至此，我不由轻轻地揉了揉我的左耳。虽然我从未曾伤害过自己的耳朵，却也从来不曾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一切。眼睛能看，耳朵能听，嘴巴能言，脚会走，手会动，牙齿嚼得动……哦，我从未想到我竟是如此的富有！